

水怪出沒的地方

水怪出没的地方

〔日〕高士与市 著

刘永珍 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11 千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3,500 册

※

书号: 10088·876 定价: 1.0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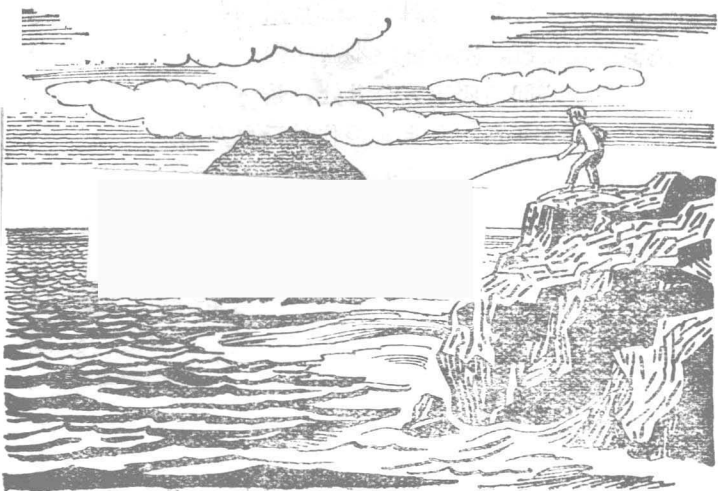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流放者的眼泪

四个小偷

这天，从一大清早，八间岛横波村的码头上就熙熙攘攘挤满了人。

“出了什么事？”

梶一郎太，铃木传六，小崎留吉这三个孩子扛着钓竿正



要去钓鱼，刚走到海边就听到了嘈杂的人声，连忙挤进人群观看。

只见一个年轻人，身穿白底兰条的海军衫，留着络腮胡子，正向派出所民警小田没完没了地唠叨“您怎么能这么说哪！那地方不是无人岛吗？我们把无人岛上没人管的东西拿来，有什么错呢？”

在这人身后还站着另外三个青年：打头的是留着长发，戴着时髦太阳镜的高个儿，再往后就是裸露上身，胸前挂着一条镶着镀金轮船图案项链，有点罗圈腿的人，另外一个女人，她把头发染成金黄色，也戴一副太阳镜，嘴里嚼着口香糖。

天刚亮，这四个人就乘坐快艇来到码头上，刚好碰上到这儿巡查的小田民警。

年轻人们的快艇上装着一架风琴，这架风琴原是豆岛小学的，眼下无人管理。这四个人把它搬到船上偷了出来，被小田民警迅速侦破，正在进一步盘问呢！

豆岛位于八间岛西边五公里处，是一个面积只有三平方公里的小岛。廿年前，岛上曾经住过二百多居民，后来青年劳动力逐渐流入城市，岛上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现在，这些人也索性离开了世代住过的地方，全都移居到八间岛上来了。原先设在岛上的小学也停办了，工作人员都合并到八间岛的学校去。学校搬迁时，把一些笨重物品就原样儿留下了。当然，房屋仍然好好的，没有被破坏，门窗也都加封上了锁。

快艇上的四个人在荒无人烟的豆岛上岸后，悄悄溜进学校，把学校没有搬走的东西偷了出来。

“喂！喂！民警先生，为什么要把我们说成是小偷儿呢？我们是特意从无人岛上把这东西给你们运出来的呀！可别小瞧人呀！”

那个黄头发女人用高八度的嗓门一个劲儿地嚷嚷，还一面把嘴里嚼着的口香糖“啪！啪！啪”地往出吐。

小田民警狠狠瞪着黄头发大声嚷着：“喂！我说，你不要再啪啪啪地乱吐口香糖好不好？”

“哎呀！真吓人！连口香糖也不让嚼了，就象是来到了人吃人的岛上了。”

黄头发女人一边煞有介事地耸了耸肩膀，一边执拗地回嘴说。

小田民警这时透过老花眼镜瞪着四个人说：

“不管你们讲什么歪理也是白废。比方说：闯进没有人的住户去，把人家的东西拿出来，那不是盗窃是什么？再说，如果不是你们船上的油用光了的话，也决不会在这岛上靠岸，恐怕早就朝着东京或是伊豆方向远走高飞了吧！这一点，我们早就看出来啦！”

“等一下，民警先生，我们可不是那种品质恶劣的小偷。只因为在岛上，被怪兽追赶，当时是想要利用那架风琴挡住水怪，一时慌了神，才一直逃到这里来的。真是这样！”

说话的是一个身材又细又长活似木雕人儿，鼻梁上还架着太阳镜。他这几句话，立刻在周围人群中引起了骚动。这是因为在他的话里冒出来一句关于“水怪”的夸张词儿。

小田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喊了起来：

“水怪！水怪！喂！这叫什么话？亏你能想得出来！用

这种骗骗孩子的鬼话来蒙混过关，能行吗？”

穿海军衫的连鬓鬍面带兴奋地把手臂向左右张开，做出一副夸张手势说：

“确有这事！民警先生，我们在那荒岛上看到了水怪，一句都不带撒谎的。”

“豆岛上，哪能有水怪呢？从来也没有人听说过这种话呀！”

站在传六身旁，一个头上罩着毛巾的渔民恶狠狠地瞪着这几个年轻人粗声粗气地喊着，别的渔民也异口同声嚷道：

“对呀！你们这伙人！简直乱弹琴！态度不老实！最好还是不要胡说八道啦！趁早儿痛痛快快认个错儿，说以后决不再干，那才象个年轻人的样子呢！”

“你们这地方的人，真是听不进去道理呀！我们当真看见了水怪！你们不信的话，可以亲自去那个岛上看看！干脆，都让水怪给吃了才好哪！”

黄头发女人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声叫喊，还特意把围在脖子上的纱巾取下来，紧紧缠到自己手腕子上。

象这种女人如果一旦激动起来，说不定会干出什么事呢！——站在她对面的传六这样想着，不由得害怕起来往后退了一步。

这时，原先说话的那渔民也不服输地反驳说：“水怪！怪兽！你快说说看是什么样的水怪！你们看见的恐怕是在岛上放牧的山羊或是野狗吧！”

戴太阳镜的那个大声嚷着：

“啊！让我给你说，给你说，那是一头脖子足有五米长

的尼斯湖水怪！”①

突然，人群间哈哈地哄笑起来。这简直成了幼儿园的吹牛大话。

留吉笑咪咪地趴在传六耳朵上说：

“真棒！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小传，咱们可得去豆岛看看哪！”

小田民警苦笑了一阵后，脸上表情又变得严肃起来，瞪着那四个人说：

“反正这儿不是谈话的地方！你们还是到派出所走一趟吧！”

三个男青年好象早已预料到了似的，垂头丧气，不住咋着舌头嘟囔着：“唉！这真叫倒霉呀！”

这时，黄头发女人忽然做出一副可怜相，开始向小田民警央求说：

“啊！民警先生！我可是被这几个家伙给强拉了来的，和这件事没有关系。求求您，让我先回去吧！”

“不行！你也得一块儿去！”

遭到小田民警的拒绝，黄头发女人把白眼珠子往上翻，大声嚷嚷道：

“活见鬼！”说着，把手中拿着的纱巾狠命往地上一摔。

当这四人和小田民警一同从码头走回村子以后，他们乘

①尼斯湖怪兽：公元545年圣哥伦巴号在英国尼斯湖中，从一个水怪的控制下，营救起来一个农民，从那时起，有过三千多人坚持说他们看见在阴暗的水里有一个动物：脖子很长，长着阔鳍，身子象圆桶。这种动物十分象恐龙。至今，关于尼斯湖水怪传说的辩论仍在科学界继续着。

来的那艘游艇却使一郎太他们看得入了迷。

在写着“海鸥号”船名的雪白船体上，只有船顶漆成大红颜色，是一艘漂亮的轻便式自动快艇。

绰号叫做“轮船迷”的一郎太，闪着两只亮晶晶的眼睛探头望着船舱说：

“样式真好看呀！这个，是去年新出的定制品！”

一郎太这个轮船迷在伙伴们当中也是出了名的。大到跑外国的油轮，小到旅游的快艇，以及有关轮船方面的知识，就连大人也不如他懂得多。

留吉一面和一郎太一起往船舱里探头探脑地看，一面问道：

“一郎太，你刚才说的那个定制品是怎么回事？”

“好比做衣服时，指的是事先定做，不是做好的成衣、就是说买衣服的人可以让裁缝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要求去做。价钱贵一些，可是做出来的成品能叫人十分满意。”

一郎太说到这儿，又歪着头寻思着，从船舱上把身子直起来说：

“等等！等等！这只船果真能是那几个家伙自己的东西吗？”

只听旁边的传六喊道：

“一郎太：说不定这只船也和风琴一样，是那几个家伙从什么地方偷来的呢！……”

留吉的眼神就象在钓鱼时发现了大鱼那样晶光闪亮说：

“对啦！肯定是这样。那些家伙不可能买起这么好的定制品。”

“这种船，少说也得十万块哪！”

对于一郎太的估价，留吉和传六只是长长地倒吸了一口气。

“十万块钱，光是用来玩玩的吗？”

对于传六来说，十万元是一笔难以想像的巨款。

“可是，你们听说过没有？电影明星森川久吉的游艇是廿万元，摩洛哥国王的船，还是三亿元哪！”

“嘎呀！”

传六发出一声活似猴子长啸般的尖叫声，用来结束这场谈话。

留吉觉得再没有什么谈头儿了，说声：

“走吧！”就迈开大步向着码头方向走去。

在乌罗罗根钓鱼场

从东京湾往南一直下去是太平洋群岛。其中有一个叫八间岛的海岛。自从在岛上建成飞机场后，游客一下子增加了许多。

“日本的夏威夷”这种提法虽说是搞旅游业的一种宣传，可是事实上旅游客人却从各地蜂涌而来。岛上原来有居民却在一天天地减少，年轻人简直不安心住在这里，无论男女中学生一毕业，全都一个个迁进城里。剩下的只是老人，小孩和病人。

虽然如此，一郎太爸爸的画室却建在这八间岛上。

一郎太的爸爸梶一平是油画家。他不是什么出版界中受人欢迎的明星，但是，在画坛上，却由于他本人的功力扎

实，受到同行的很高评价。

一郎太小学三年级时，妈妈患病去世。做为艺术家的妻子，由于爸爸那种任性的生活方式，使妈妈受尽辛苦。妈妈的去世对于爸爸来说肯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自那以后，爸爸在八间岛一处能望见横波海面的高台上盖起了画室，一变以前以人物为中心的画题，开始专门画大海了。

也许是想减轻失掉爱妻的痛苦，才转而向包蕴万物的大海去寻求艺术家那种火样的热情吧！

后来，爸爸没有再结婚，一切家务全由媒母承担。正因为这样，当爸爸去了八间岛以后，家中只剩下一郎太自己。可是很快，一郎太就习惯于这种生活了。每到暑假，整个夏天一郎太和爸爸两人就在八间岛上度过。这也成了近几年来习惯。

在岛上结识了许多朋友。小崎留吉呀！铃木传六呀！因为彼此又都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和一郎太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互相之间，亲昵地叫着小名儿：“一郎太”、“小留”“小传”。

小崎留吉是横波村渔民的孩子，圆脸蛋儿，粗短身材，是一个小胖墩儿，而且还是个火暴脾气、快嘴巴。

“刀子嘴小留”这是中学老师给他起的绰号，想必就连老师对这个伶牙利齿，大声讲话的留吉那张刀子嘴也感到难以对付！

叫“小传”的铃木传六是一年前从豆岛搬迁来的。四方大脸，是初中一年级学生中少有的大个子运动员。游泳自不必谈，摔跤，足球、篮球、排球，样样都会，是个全能选手。

传六的家虽说新从豆岛搬来不久，但是，他家里还开着供洗海水浴和钓鱼客人住宿的旅店。

一郎太、留吉、传六三人从码头旁边来到了海边停船场。

虽说是海边，这个岛上却没有浅浅的沙滩。数万年前，高耸在岛中央的流人峰喷出来的岩浆溶化到周围海里，凝结起来，形成了赤褐色，怪石磷磷的岩石堆，在漫长岁月中承受着海浪的冲刷。

这里遍佈悬崖峭壁。还有掉进海中的成群的巨大岩石。如果不是技术超群的游泳能手，根本不能在这里游泳。

在小岛东侧的横波海岸，岩石更加陡峭，暗礁林立。岩石之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入海，那里是唯一的码头，不必说，大轮船自然是进不来的。

岛上也设有和外面联系的定期航班。大型轮船在西边的神止港口入港。建立这个港口耗费了漫长的岁月，终于在三年前完成了。

一郎太他们的小艇停在一艘拆卸了发动机的破渔船旁。这只小艇是一郎太、留吉、传六三人在去年用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费尽辛苦做成的。

古时候，这种小艇是住在东南亚岛上的人们常用的交通工具，不知怎样一来，在八间岛也早就被当做交通或捕鱼工具使用了。人们传说，顺着黑潮圈的涨潮，古代玻利尼西亚或者米克罗尼西亚人们曾经驾驶小艇来过这岛上定居。不知是否真有此事。

岛上的孩子们在大人的帮助下，都在自己制作一种用木板当材料的小型快艇。一郎太他们的小艇虽说不大，刚好坐

进去三个人，可是，留吉爸爸却夸奖小艇是十分具有安全感的杰作。因为在孩子们制作过程中，得到了他的帮助，这也许是一个重要因素。留吉爸爸虽然说是渔民，却十分精通船上的木工活儿。

三个人解开栓船的缆绳，推着小艇，把它放入海中。

一郎太坐在当中，前面是留吉，后面是传六。两人一前一后划起桨来。被分派在船中间的一郎太多少有点不满地说：“也让我来划一会儿吧！”

“行啦！行啦！别挑鼻子挑眼儿的啦，船长要稳重些才好。说不定尼斯湖的怪兽会冷不丁从海里冒出来向咱们问候哪！”

留吉这样说着，用手搓着鼻子，“嘿嘿嘿”地一边笑，一边把船桨拿到手里。

传六回想起刚才的场面，夸张地缩缩脖子说：“不管怎么说，那几个家伙怕是在编造瞎话吧！说什么豆岛上出现了水怪啦！还说什么如果不相信，你们亲自去看看啦，而且还说让水怪把你们吃了才活该哪，这叫什么话！那个黄毛太猖狂了，我一看见那种女人，浑身就起鸡皮疙瘩！”

一郎太连忙抓紧时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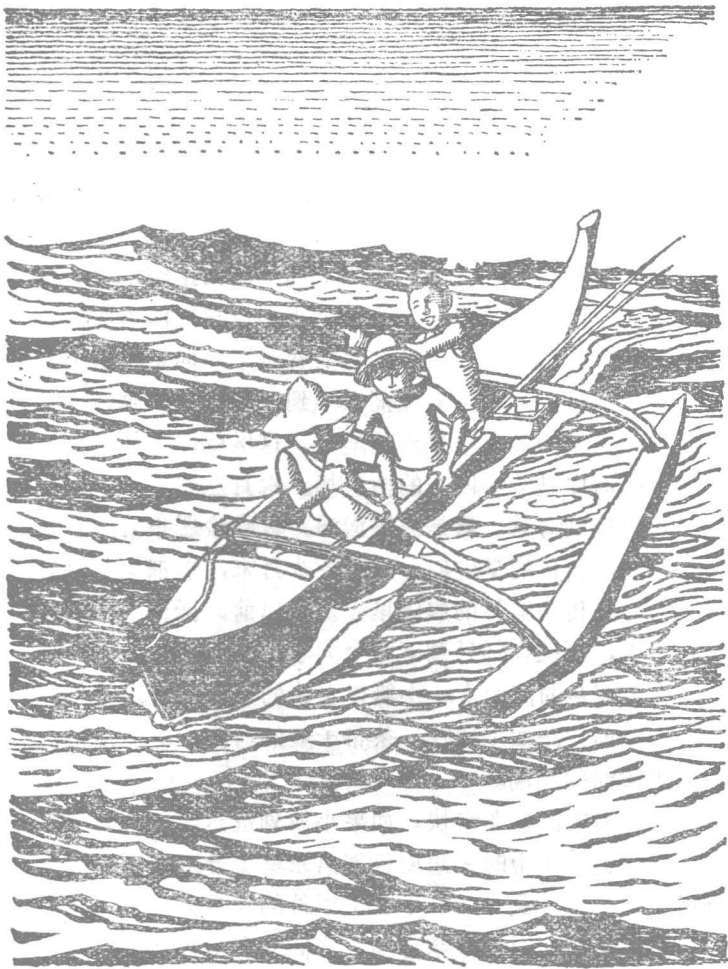
“不是正好给传六做媳妇吗？”

“嘎呀！那俺就当下呜呼哀哉啦！”

传六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弯成手枪形状对着胸口喊了声“呼！”并做出喊万岁的姿势。

留吉一面“扑哧、扑哧”地笑着，一面回过头来喊道：“喂！小传！尽在后边胡扯些什么？立刻出发！”

传六把手放到船桨上说：



“好啦！喂！一郎太，不许你再说我的什么坏话啦！”

船桨一前一后地划了起来，小艇在海上轻快地破浪前进。

刚才，笼罩天空的灰色云层这时一点点变得稀薄起来，天色渐渐明亮了。

岛上天气风云多变，即便刚才天还晴得好好的，转眼间就会黑云密布，下起暴雨来。

如果，到了夏天，那更是一天三变。一会儿放晴，一会儿下雨。但是，最可怕的是每当豆岛的西面上空布满黑云时，那是大暴雨即将来临，人们就小心翼翼提防着了。

一郎太他们的小艇，顺利地沿着海岸，向千枚敷方向前进。从流入峰流出的溶岩被潮水推到了海岸，凝聚成一大片又宽阔，又平坦的就象平台的地方。这里就叫千枚敷。这地方周围的海岸是一年四季的钓鱼场。六月左右，从这儿潜入海里可以摘到海菜。只是波涛汹涌，岩礁险恶很不适合游泳。来这里钓鱼的学生们一到眼下八月末，也都象退潮般纷纷离去。在传六家开的旅店里，八月以前，据说一天曾经住过三十人，而现在却只剩下两个大学生了。

在蔚蓝色的海面上、小艇以飞快的速度前进。

在左前方海面上通往一条带子般的河流，这就是被人们叫做黑濑河的黑潮。

黑濑河的流速非常快，如果小艇划进这流速两海哩（秒速一米）的海水中时，想要再划出来就十分困难了。而且立刻就会被激流冲到二、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

过了黑濑河对面才是豆岛。八间岛和豆岛之间，虽然仅仅相隔五公里，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能从海上游

到对岸。

这时，远远望去，已经看见了耸立在海中戴着尖尖三角帽子的豆岛。

传六一边划着船，一边大声唱了起来：

从海上望去象是鬼岛啊，

靠近看啊！豆岛是多情岛！

啊！哈！嚇！

如果是日本好男儿呀！

你就冲上去吧！

黑濑河！啊！哈！嚇！

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出现的海岛，正是传六的故乡，现在已经遭人遗弃，成了寂无人烟的荒岛了。

传六曾在这个岛上出生并且在这儿念完小学。他对豆岛满怀深情。虽说是个巴掌大的小岛，对于童年的回忆却一桩桩，一件件，说也说不完。

无论是八间岛，还是豆岛，别名都叫“流入岛”。江户时代^①，这里曾经是罪人被充军发配的海岛。

古时候，这八间岛被人们称做连鸟都飞不过去。——对于江户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令人恐怖的鬼岛。直到今天，岛上到处还残留着流放者的坟墓，在长满苔藓的碑石上刻着人名。被流放的人里，既有战国时代战败的武将，也有偶然因事杀人的学者或高僧。

在流放者当中也曾有过企图乘船外逃的人，可是他们每

^①江户时代——江户是东京的旧称。江户时代是指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历史上幕府掌权的时代。

次都被黑潮激流阻断。正象和豆岛之间隔着黑濑河的支流一般，八间岛和内地之间横亘着更加湍急的黑濑河。

古时那些逃亡者即使侥幸不被逮住，但是自身却往往被黑潮吞噬。无论是留吉还是传六，都从他们的祖父祖母或是父母那里，听过许许多多关于流放者悲惨命运的传说。

“哎呀！这下子总算过来啦？过来啦！”

留吉一面划着桨，一面探头往水里看着鱼群。又回过头冲着后边的一郎太笑着说：

“一郎太！鱼群儿可游过来了呀！今天准能钓上！”

留吉他们的小船巧妙地划过了佈满礁石的千枚敷，把小船靠近乌罗罗根的洞窟。所谓“根”是渔民用语，指的是海中的大礁石。正象大树在土里面生根那样，岩石也在海底生根。它常常给那些以大海为舞台维持生活的渔民带来烦恼。有时，在掌舵时一不小心，把船撞碎在礁根上面，船就会变成废渣沉没海底。可是，往往也因为海水涨潮，在礁根附近，鱼儿聚集成群，海草也十分茂盛。

海水撞在根上向两边分开的地方，渔民把这地方叫做分潮，把它的背面叫做下潮。

在这里，鱼儿成群结队追逐那些顺流而下的游离生物或杂鱼。因此渔民们钓鱼时，总是紧紧盯着这个地方。

留吉用熟练的手势把小船靠在乌罗罗根的岩礁上，敏捷地跳到岩石上去拉缆绳。风平浪静时，情况还好些，如果遇到涨潮就很难靠近乌罗罗根。因为，用木板做成的小船将要被岩石撞得粉碎。

三十米见方凹凸不平的乌罗罗根岩礁虽说是数一数二的好渔场，可是想要打这儿把船划进去却是十分困难的，钓鱼

人中只有那划船能手才能够靠近。别的人只能在千枚敷岩石上钓鱼。看来，无论留吉还是传六，虽说不过是初中生，划船技术却超人一等。

三人把各自的工具都放到岩石上。这时，空中的雨云消散开来，烈日当空，直射海面。

“哗啦！哗啦！哗啦！”白色的海浪冲击着岩石，形成漩涡，再返回来变成潮水，碧蓝色的海里，海草摇摆，鱼儿游动。

一郎太在钓竿上穿上线，把撒上盐的圆鲔切成细丝，当做鱼饵。

这当儿，传六和留吉拿上鱼叉，绕到潮下。这地方位于潮水撞击岩礁的背面，水流缓慢，风平浪静，是用鱼叉捕鱼的最好场所。而且乌罗罗根的潮下这地方别名叫炭壶，是一个很大的椭圆形的洞穴，一直通往岩石下面七米深处。

这里有黑鳕、大蝦、蓝鲷、长尾鱼等深海大鱼。

传六和留吉在做完一套伸展运动之后，站在岩石边上，“呼、呼、呼”地大口大口进行了几次深呼吸，方才戴上潜水眼镜，慢慢地把身体沉入水里。这时，海面上只有他们插在那儿的铁矛在阳光中一闪、一闪地明光锃亮。

一郎太把分潮那儿的岩石做为立脚点，给三根钓针装好鱼饵，再把它扔到海里。

只听“咕嘟、咕嘟、咕嘟”，抓钓竿的手立刻有了反应，轻轻把手一抬，就觉得钓竿沉甸甸的。啊！钓上了。

鱼儿在死命挣扎，摇头摆尾扭动着身子，迫使一郎太握钓竿的手臂不由得微微颤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对于钓鱼人的手劲儿往往是一种考验。一郎太稍稍弯下腰来，使足力